

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

帮会编

近代

中国

代

中

国

社

会

史

料

丛

书

帮会

内幕
NEIMU

上

JINDAI
ZHONGGUO
BANGHUI

长者故人 切肤之痛
亲身经历 亲见亲闻



河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帮会，是对旧中国封建性的民间团体的总称。帮会一般源出于封建时期按同业或同乡关系结合的各种组织，为谋求生活上的互助并借此反抗自身所受的剥削与压迫。随之发展，则与一些政治势力和政治派别相联系，以至成为其中属部。某些帮会创建之始即有自身明确的政治主张，也曾在历史上起过一些进步作用；但由于帮会这种组织的封建落后性，很容易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操纵和利用，其反动性和破坏力更为昭彰。

本书所言近代中国，特指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叶，即从晚清戊戌变法至新中国成立约半个世纪的时间。一方面，此为本书选收的全国各地人民政协提供的文史资料的征集时限；更主要的，则是于此五十年间，始自清初的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近代中国的几个主要的帮会，由盛极而至衰败，其间主要活动、重大事件、代表人物以及对社会和历史的影响，确实值得总而录之。

本书所说近代中国帮会，主要是清帮与洪帮（包括哥老会）。清帮又称青帮，还有俗称家理；洪帮实为洪门，亦称红帮；哥老会又曰哥弟会。同一组织，因地而称谓不同。本书为尊重历史客观而保留各地的习惯称谓，不作强求统一。

洪帮为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是明末清初民族斗争的产物。清朝入关后，明朝遗臣以反对异族统治为号召，建立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因以明太祖洪武帝的“洪”字为代称，入会者均称洪门或洪家兄弟。洪帮长期在珠江、长江流域秘密活动，并鼓吹起义反抗清朝统治。迄至辛亥革命，有些地区的派系受同盟会的领导，率先发动起义，对推翻千年帝制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洪门支派的哥老会，则主要活动于西南及西北地

区。清亡后，洪帮、哥老会的政治斗争失去意义，逐渐蜕化变质，大部成为阻碍中国革命的反动力量，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的一种恶势力。

清帮也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起始较洪帮为晚，是清代漕运水手的一种行会性秘密组织。传说发源于明代的罗教，至清雍正四年，由翁雍、钱坚、潘清组织南北运河的漕运船夫为清政府承办漕运，规定帮规和仪式，按辈分收徒弟，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的地位。后因漕运改为海运，遂在东南沿海各大城市和长江下游其他通商口岸流为游民组织，进入民国后，清帮头目纷纷与帝国主义、新老军阀相勾结，镇压革命，残害人民，烟赌娼盗，无所不为，成为令人发指的黑势力集团。

本书所收内容，除对各帮会源流进行追溯，对几乎遍布全国的各地的帮会组织及活动予以如实记述外，还介绍了许多帮会的重要人物和各帮会的帮规帮法。如清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洪帮首领司徒美堂、谭人凤、王泉山等；如清帮之摆香堂、炉香证书、海底，哥老会的打红棍、令词及茶碗阵等。对于洪帮的一个分支理门和由洪门一支系“东震堂”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最大的反动会道门一贯道，也予以了详实的记述。

由于近代中国的帮会都是秘密组织，局外人对其内幕很难了解清楚，今天的读者对其所知更少。本书所收文章，大都为当时人忆当时情、帮内人记帮内事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可靠，可使读者详览其内幕，同时也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珍贵史料。

让读者能从另一侧面认识中国近代历史，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珍惜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这正是我们编辑此书的目的所在。

《文史精华》编辑部

目 录

民国帮会面面观	吴 雨 梁立成 王道智 (1)
漫谈清洪帮	杨方益 (71)
我在清、洪两帮	向春亭口述 杨方益整理 (104)
我所知道的清洪帮	崔锡麟 (111)
贵州帮会五十年记略	蓝克安 (157)
清洪帮在萍乡的活动	徐桂生 (169)
我所了解的兰州清洪帮	范楚材 (178)
张掖帮会素描	张友贤 王秉德 (187)
武冈清洪帮概述	杨运焰 (192)
凤台清洪帮内幕	德 俊 张济锦 (201)
我所知道的帮会情况	周声远 (208)
武汉帮会在汪伪时期的活动	张孟青 (213)
清帮早期组织考略	李世瑜 (219)
清帮的源流及其演变	姜 豪 (239)
我所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	薛畊莘 (255)
张仁奎与仁社	洪维清 (275)
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	程锡文口述 杨展成整理 (282)
我所知道的黄金荣	黄振世口述 何国涛整理 (309)
蒋介石拜师黄金荣内幕	黄振世 (335)
关于杜月笙	范绍增口述 沈醉整理 (340)
杜门话旧	黄国栋口述 罗醴泉整理 (388)
我所知道的杜月笙	郁咏觐 (407)

张啸林的一生	朱剑良·许维之	(422)
我所知道的张啸林	俞云九	(427)
上海三大亨的勾结和斗争	石君	(430)
从三光码子到清帮头目的金廷荪	洪宸笙口述 觉人整理	(437)
“潮州大亨”郑子良	凌雷	(448)
清帮在天津的流传	李世瑜	(451)
天津清帮见闻杂记	周恩玉 刘炎臣	(467)
张逊之其人	胡君素 李树桀	(480)
绥远清帮和伪蒙疆民生会	卢健飞 王明远 刘吉悌	(489)
江苏安清帮记略	张华光	(542)
清帮在杭州	章寒微	(548)
郑州清帮内幕点滴	大梁郑二	(553)
清帮头子张树声	孙玉田	(561)
记张树声二三事	王治秋	(564)
安庆的清帮	李帆群	(568)
芜湖、桐城清帮见闻	杨邦太 金里 金仲平 胡景翼	(574)
蚌埠清帮记略	石冒霞	(581)
嚣张一时的南陵清帮	季方	(587)
我参加清帮的片断回忆	李连生口述 徐桂生整理	(593)
安清帮在济南的活动概况	段子涵	(597)
我所知道的济宁安清帮及安清道义会	李鼎茂	(612)
王春台剿捕临沂安清帮始末	夏传玺	(620)
阳泉清帮三义堂	刘建功 李庆祥	(624)
关于清帮摆香堂详情	张俊德	(626)
清帮“炉香证书”的式样及内容	张风云整理	(629)
清帮双凤帮海底	温州市政协文史委供稿	(633)

民国帮会面面观

吴 雨 梁立成 王道智

一、帮 会 概 述

谈起帮会，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大上海的清洪帮。帮会黑势力与政界、租界洋人相勾结，私运军火，制造伪钞，贩卖人口，包运鸦片，设台放赌，绑票暗杀，逼良为娼，……真是无恶不作，令人发指。

其实，旧中国的帮会，并不仅限于上海，可以说遍布全国，尤以东南沿海、长江南北为甚。帮会之种类，也不是仅有清洪两帮，而是有洪、清、汉、礼、白五类。只不过清、洪两帮势力更大、为害更烈罢了。

清帮之起源与演变

清帮早期组织乃是清代漕运（运输“皇粮”）水手的一种行会性秘密结社，约建于清雍正初年，为清王室沿运河护粮，被称为“安清”。通常所谓“青帮”，实为“清帮”之误。

清代时，统治者从江淮各省把粮食搜刮来之后，主要经由运河运往北京，每年运到北京的粮食有 400 多万石，运粮的船只有 42000 多艘，水手有 10 万户，大约二三十万人。清王朝为了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这些船只和水手，他们仿照明制，设立了一个“漕

运总督”。又把各地漕运组织分成许多卫、所，下面是联，联下是帮，这套组织就统为“粮帮”或“粮米帮”。据传雍正三年，清政府悬榜招贤，加强漕运。当时有翁、钱、潘三人揭下榜文，承办漕运任务。翁、钱、潘何许人也？翁是翁岩，江苏常熟人；钱是钱坚，江苏武进人；潘是潘清，浙江杭州人。三人都是天地会成员。他们接受任务，便联络旧有粮帮，组成了一个“道友会”，清帮便由此而产生了。

清帮建立后，乃大开香堂，广收门徒。翁岩按八仙之数收8名，钱坚按二十八宿之数招28名，潘清按三十六天罡之数收36名，三人共收徒72人。下立三堂：翁佑堂、潘安堂、钱保堂。以后，徒又收徒，清帮组织便渐渐扩大起来。所有关于清帮的秘籍，在提到清帮源流时，都无例外地说它是创自雍正或乾隆年间的翁、钱、潘三人，把他们尊为“后三祖”。

那么，既有“后三祖”，有没有“前三祖”呢？有的。清帮各种秘籍一律说，翁、钱、潘三人有一个师父叫陆逵，陆逵的师父是罗祖教的创教祖师罗清，罗清的师父姓金，叫金幼孜。金、罗、陆三人被尊为清帮的“前三祖”。

由于翁、钱、潘三人原来都是天地会中人，天地会是洪门的一个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翁岩等为清廷运粮，就违背了洪门宗旨，所以洪门中人认为清帮是洪门的叛徒。但清帮中人却辩解说，他们开帮收徒积蓄力量，也是为了反清复明。不过考查清帮承担漕运初期，并没有什么反清活动。后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内河外海行驶汽轮，京汉、津浦、沪杭铁道修成，运河的运粮作用大为减弱，清帮老头子的威风不如从前，“安清”目的渐渐淡忘。至清朝末年，清帮有些门徒也曾加入反清运动。

到了民国初期，清帮头目纷纷与帝国主义、新老军阀相勾结，各立门户，扩充势力，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开设赌场、妓院，划地称霸，欺压良民，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恶势力。著名的清帮头目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便是这股臭名昭著黑势力的代表。

洪帮之起源与演变

洪门是明末清初民族斗争的产物。明朝覆亡，清兵长驱入关，明代遗臣不甘明朝败亡，遂秘密结社，企图利用群众的力量恢复旧业，这样便创立了洪门。通常所谓“红帮”，乃为“洪帮”之误。

洪门究竟始于何时，创于何人，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洪门内的秘密文件中普遍流行这样一个近于神话的传说：

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进士洪英，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清兵南犯时，洪英偕门人南下投史可法。其时史可法正督师扬州，抵抗清军，命洪英至燕京侦察虚实。洪英一路联络抗清志士顾炎武、王夫之、黄梨洲等人，从事抗清活动。后史可法在扬州殉难，洪英至安徽芜湖，投奔明将黄德功。黄战败自刎，部众溃散，洪英招抚黄部2万多人，继续武装抗清。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屡战屡败，公元1645年洪英卒于距芜湖60余里的三汉河。

此后，洪英的儿子洪旭与洪英门人蔡德忠等至杭州投奔明潞王，不料潞王降清，他们就投奔郑成功。公元1661年，蔡德忠等随郑成功据守台湾。郑成功为了加强将士团结，效法梁山，开立“金台山”、“明论堂”，此为洪门最早的“山”、“堂”组织，为了发展大陆上的反清秘密组织，郑成功派原洪英旧部蔡德忠等5人化装至福建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投方丈智通为僧。此5人在洪门尊称“前五祖”，世传洪门的祖师是和尚。

雍正年间，有一奸臣进奏谗言，谓“少林寺内教授法术，意图谋反”。雍正便派兵3000火烧少林寺，一夜烧死110人，幸亏云端上来了一位达摩尊者救出18人，最后只有蔡德忠等5人走脱。

蔡德忠等辗转到达湖北。其时，万云山万云寺的方丈万云龙和陈近南结义，共图反清复明。万云龙原是明潞王部将，在山东

起义失败至此。陈近南是清王朝翰林院学士，因反对清帝焚烧少林寺，力谏无效辞官云游，回到湖北故乡，就在白鹤洞修道，自号“白鹤道人”。他同情少林寺僧众的遭遇，为图替僧众报仇，改装江湖卖卜，结交天下豪士。一日途遇蔡德忠等，就迎至家中，把他们安顿在附近的下普庵红花亭。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7月25日，由陈近南主香，在红花亭结义。他们用两个花盆，对之祈祷：“若能为被害的少林寺弟兄报仇，若能反清复明，二花盆落地不碎！”他们把花盆掷于空中，落地后果然不碎。然后饮血酒为盟，以先来者为兄，后来者为弟。其中有个朱洪竹，据说是明崇祯帝的孙子，大家因他是明帝后裔，拥戴他为盟主，并以“洪”字为结盟之姓，以“红花亭”为兄弟出生之地，“结盟日”为兄弟诞生之日，把“洪”字拆为“三八二十一”，作为会中暗号。这次集会称为“洪家大会”，“洪门”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后洪门在湖北为清兵所败，伤亡惨重，不得已改变战略，分散部众，到各地自行开山立堂，以图日后发展，临别时以一诗作为日后相会时的证词，其诗云：

“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与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洪门在广东惠州高溪庙集商举义。其时，陈近南已歿，乃由苏洪光主持。众推苏为主帅，他改名天祐洪，定其组织为“三合会”，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月为姊妹，取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一之义。起兵反清，连战皆捷，声振东南七省。后有明总兵周遇吉侄周豪率部来归，遂以史可法之侄史鉴明为军师，女侠关玉英为女军统领，尊朱洪竹为先皇，大举入蜀。清四川总督王春美见三合军势大，就派其心腹符、田二人诈降，天祐洪信以为真，竟加信任，将符排第四，田排第七，任副军师。军抵重庆，与清军接战，符、田内应，使三合军

遭到大败。天祐洪中流矢负伤，全军溃退白虎山，幸而符四、田七被擒获处决。从此，洪门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四、七两排忌男子，只安插女将，称“四姐”、“七妹”。并重订规章，严防奸细。

此后，洪门不断起义反清，可谓前仆后继，屡败屡起。但由于清廷镇压，难以在城市立足，就向南洋各埠及内地各省发展秘密组织，或开山据寨，或秘密结社，均自立名称，如九龙山、三点会、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扩大力量，待机再起。清末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中，洪门会徒踊跃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四川、陕西、湖南、浙江等地均由洪门率先发动，对于推翻清王朝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清朝灭亡以后，“反清”、“安清”都失去意义。丧失了斗争目标的洪门逐渐蜕化变质。各地组织多数为帮会头目所利用，勾结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和流氓势力，包赌、包娼、包鸦片，哄吓诈骗，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的一种恶势力。

其他帮会之起源及演变

民国时期的帮会，除了清帮、洪帮外，较有影响者尚有汉流、礼门、白门等组织。

汉流，系汉族流民之意。传说为顾亭林所创立。明亡，顾亭林在陕西云台山讲学，以民族大义感化诸生，仿洪门秘密结社，举义倒清复明，顾为首领，组织“汉流”，亦称“汉流哥老”、“袍哥”，以大哥、大爷、二哥、么哥相称呼。其组织成分比洪门复杂，相传有惊（相命）、培（草药）、飘（变相行乞）、猜（赌局）、风（骗局）、火（炼金）、爵（卖假官）、耀（骗局）、僧、道、隶、卒、戏、解（卖艺）、幻（神道巫术）、听（音乐）等等。因此，汉流发展甚快，组织遍及大河南北、西北西南，直至山海关外东北地区。清康熙、乾隆年间，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响马和保镖大都为汉流支系，如窦尔敦就是一支。民国成立后，汉流反清目标

已经实现，许多组织遂告瓦解。而在四川、西康一带的汉流则仍然控制一方，人称“袍哥”，作恶多端，跟土匪无异。

“礼”为“礼门”，系洪门的一个分支。洪门反清，被查出要抄家灭族，活动困难，于是借戒烟、戒嫖、戒赌、戒酒为号召，设礼门公所，有师有徒，是为礼门。在江淮涟泗一带有一定势力，但总的来说号召力不大。

“白门”以神道设教，繁殖面广，如白莲教、红灯会、大刀会、小刀会均属之，对于鼓动农民反对清朝统治起过一定作用。清朝末年，支系繁多，其中有一支系叫“东震堂”，于光绪年间改名为“一贯道”。民国期间，一贯道由一个较小的迷信秘密团体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最大的反动会道门。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以后，在民族斗争中发展、兴盛起来的帮会组织，进入了一个蜕变、衰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由于帮会失去了民族斗争的内容，就逐渐变为藏污纳垢的躯壳，成了帝国主义、新老军阀的帮凶，成了扰乱社会、残害民众的黑势力集团，其中势力尤大、为害尤烈者为清帮、洪帮，以及从白门演化而来的一贯道反动集团。

二、帮会组织之膨胀

帮会本是在明末清初民族斗争尖锐之时应运而生，却并未在民国时期随着民族斗争目标的丧失应运而亡。它在政治上已经结束其历史使命，在组织上反而恶性膨胀起来。许多帮会头目招收门徒时越收越多，越收越滥，动辄成千上万人。比如上海清帮“大”字辈帮首张仁奎，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先后收徒3万余人，包括士农工商各色人等。张的徒弟、上海第一号“闻人”杜月笙，共收南北门徒数万人。闻名上海的杀人魔王、号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曾拜黄金荣为师，他自己也收徒1万余人，包括上海两

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尚武曾任海宁路汇司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此人身在清洪两帮，有徒弟 2000 余人。专贩女孩的后台尤阿根，曾任当时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清洪两帮，收徒 5000 余人，在北方活动猖獗的一贯道头子，同样是遍地“开荒”（到没有一贯道的地区去吸收道徒立佛堂），广收道徒。一贯道大头子张天然在七·七事变以后，在日寇支持下，在华北各大都市扩大组织，仅在天津市就设立了 18 个“坛”，并设立了一个“总坛”。此后，又派了很多“点传师”到东北、华北等地“开荒”。如“点传师”齐国瑞、郭长福等到塘沽及连云港等地“开荒办道”，就先后骗入 3000 多道徒，建立了 30 多处佛堂。据说，从抗日战争以来，通过这样的“开荒下种”所骗入的道徒足有数十万人。

民国时期的帮会，上与达官要人勾结，下向社会各界渗透，成为吞噬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

“开香堂”奇观

清帮中人收徒，必须例行一种隆重的而又戏剧化的典礼，名曰“开香堂”。何谓“开香堂”？这就得从入帮的程序说起。

凡是“空子”（帮外人）想进门槛，必须先行觅得帮中人带领，开明履历，经引见师批准之后，再备了正式帖子去拜师。帖面上写明“信守”二字，内面写“敬拜某某老师门下”，下面写“自心情愿”字样。在师父名字旁边，要写三代姓氏，末后署名“某字辈门生某某谨具”，旁边写“引见师某某押”，“传道师某某押”，其郑重程度，可比作过去田契纸上的卖主与中保具名一般。

开香堂地点大都在偏静的庙宇中，事先必须禀明老头子，正中供定翁、钱、潘三位师祖的神位，在上面挂起罗祖像，各点香烛一副，桌下又点五支香，两头都用红纸包着，叫做“包头香”。庙门外又设“陈四主爷神位”，也点一副香烛。“陈四”者，据说

是第一个进门槛的人，因为犯了帮规，逐出山门，后人念他入帮最早，所以在开香堂时也给一副香烛，但又因此公已被逐出帮外，故将其神位设于山门之外。

开香堂大典时，凡是老头子的前人，和一般同参兄弟，都要到场，名叫“赶香堂”。赶香堂的越多，老头子面子越大。万一开香堂时没人赶香堂，或赶香堂的人很少，那个老头子就倒了楣，不但人家瞧他不起，连徒弟也觉得见不得人了。

待到香堂布置妥当，候补的人挨次进入，便传命紧闭山门。老头子居中坐定，赶香堂的人分立两旁。然后由引见师引领各“空子”到罗祖和翁、钱、潘三主爷神案前各磕三个头，再到老头子面前也磕三个头，然后向六部各师父前同样磕头，同时在赶香堂的各人面前，也得磕上三个头。总而言之，须是逢人便磕。如果老头子面子大，赶香堂的人多至千儿八百，有些新徒弟就得磕上两三千个头。

徒弟们磕头之后，引见师便命他们在檐下排成长龙，司香的执事就把桌下的包头香划开，分给众人拿在手里。赞礼的人便高呼下跪，大家便黑压压跪了一地。这当儿另有执事端上一盆清水，要每个人呷一口，谓之“净口”。净口毕，老头子便在上面厉声问道：“你们是自愿入帮，还是有人教你们入帮？”“入帮并没有什么好处，你们知道吗？”“十大帮规要遵守，你们知道吗？”众人便在下面齐声答道：“入帮自心情愿，甘受约束，誓守帮规！”老头子便再谆谆训诲一番，在末尾说道：“如果违犯帮规定须家法从事，办得到么？”众徒弟也齐声答应。之后，便由传道师给各人分发一本小折子，上面写着三帮九代的名称，以及各种“海底”盘答方法，这是帮中最重要的东西，徒弟们必须秘密珍藏，不得让门外人阅看。至此，仪式就算完毕，众人再向祖爷、老头子各磕三个头，分班侍立两旁，老头子便安排筵席，跟赶香堂的各前人各兄弟，欢呼畅饮，赶香堂的人也要向老头子道喜，然后入席。这一

顿大嚼，费用概由新进门槛的徒弟分摊。经过此番典礼，“空子”就变成帮中人了。

洪帮收徒仪式，也叫“开香堂”。一定要上过香，才算正式入门。香堂分两种，一称“大香堂”，一称“小香堂”。开“大香堂”适用于人数较多时，其礼节也繁杂得很。大体是凡欲入帮者，要预先到帮中专事发展组织的头目那里报名登记。等到积有数十或上百人之后，由山主（洪帮组织一般称某某山）派一头目专门负责开香堂的工作，称之为“老大”。老大奉令后，乃选择一个偏静的庙宇，作一番布置。

大香堂布置，有称为“红花亭”的。正中设关帝位，上悬“忠义堂”匾额，中间设置供桌三层供祖师牌位，各用红纸或黄纸书写。堂中又另设大方台一张，右供大片子（大刀）一把，左供小喷筒（手枪）一支，下右焚起一炉香，一对烛，台口又置有线香一束。另外还张红灯，外层3盏，中层8盏，内层21盏，意把“洪”字拆开为“三八二十一”。

香堂布置毕，便命新入帮会徒鱼贯入内，并请山上资格较深的各位大爷同时参与盛会，谓之“赴蟠桃”。照例是不准有帮外人参观的，即庙中僧道亦须驱赶出去。然后紧闭山门，传令各新徒向祖师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礼毕，则有一位大爷向帮徒详解种种帮规，按条宣读。接着便将台口线香执于左手，右手则握供于台上的大片子，怒目环视众徒道：“以后各位如有不遵山主命令，不能严守帮规者，即以此香为例。”说话时高擎大片子，猛砍线香，一刀两段，斩香既毕，即将所有断香分授新徒，每人身藏一支以为纪念，亦资警戒。然后令各帮徒立成一大圈，聆听大爷向他们朗诵入帮诗一首，复令同帮兄弟按规矩各行一礼。最后一个仪式是入会问答。主香人问：“天地日月，如何称呼？”众会员答：“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日为兄，拜月为嫂。”又问：“你们能严守帮规吗？”答：“能！”最后——发给“票布”，令各珍藏。至此开

香堂方告完毕。

随着帮会收徒愈来愈滥，入会形式也日趋简化，但大体上不脱帮会旧习。如杜月笙 30 年代创“恒社”，入社先要填一张祖宗三代的“履历表”，并备一份与本人身份、财产相称的“入社费”，由杜的总帐房万墨林递进去，这当然也要先送一份厚礼。等杜点了头，或单独，或集体，要举行一次见师典礼，最初还是叩头，以后“现代化”了，改成三鞠躬。如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老师”还拱一拱手，说声“不敢当”。经过这番手续后，理事会才开会“审查”，发给社证。

利益——帮会膨胀的秘密

民国期间，帮会组织何以能急剧膨胀？要解开这个谜，须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帮会头目为何大张旗鼓地滥收门徒？二是社会各界为何有许多人急于挤进帮会门槛？

关于第一个问题，先让我们看看黄金荣收门生的故事。

在帮会头子中，黄金荣收门是比较滥的一个。晚年退居以后还是不断收纳，多多益善，以致闹出了“爬香头”的笑话。

何谓“爬香头”？原是清帮师徒相承，最初以 20 字定辈份，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礼”20 个字。到了清末，20 字用完了，又添了“大通悟觉”4 个字。民初辈份最大的帮会分子是大字辈。黄金荣没有正式拜过老头子，在清帮中称为空子。按规矩没有进过香堂，就不能开堂收徒，所以，他收的帮徒是没有字辈的门生。只因他位高势大，无需再去投师拜祖，自有一批流氓头子尊他为“老太爷”，反比几个大字辈的吃得开。他自己也常得意地说：“我是天字辈，比大字辈多上一划。”

虽然如此，在黄的门生中，却有不少是正式进过香堂的帮会分子。这些门生再开堂收徒，按理说就是黄金荣的徒孙辈了。而这些徒孙又辗转请人介绍，投拜黄金荣为师。这样一来，徒孙们

就和他原来的老头子成了同门兄弟。这在帮会中叫做“爬香头”，是一件犯忌的事。可黄金荣管它犯忌不犯忌，还是照收不误。因为这里头的好处大着呢。

黄退隐后，想将黄家祠堂扩建为花园。钱从哪里来？在黄门子弟中募捐。各人视经济力量大小，分别出资，少则三四十元，多则千余元。募捐所得，除付出黄家花园的全部建筑费外，尚得几万余元款。

自从60岁生辰后，黄金荣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借祝寿为名，公开向门生敲竹杠。门生中稍有地位的人，至少送100元礼金，多的往往送500或1000。因他性好阿堵物，门生摸透他的脾气，故凡黄宅婚丧等事，大都以现金相赠，不送礼物。这样每年一次的寿诞，除去办酒席等各项开支，至少可赚一两万元。

黄门子弟每年三节要送节礼孝敬。这三节是端午、中秋和春节。一个门生通常都要送上几百元的节礼，黄门子弟众多，加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由此可见，多收一个门徒就多了一条财路，安得不滥？

这种情况不独清帮如此，别的帮会亦然。一贯道的师尊张天然利用迷信不知骗取了道徒多少钱财。1946年他去四川时，用飞机就运去1500条黄金。北京的一个点传师韦玉林，原来很穷，当了点传师后，用骗来的钱买房80多间，他得意地说：“我发财，全靠老佛爷。”

一贯道的《碑文》里，专门有一段赤裸裸向道徒伸手要钱的话：“众神天空站，站在空中把帐算。哪个该，哪个欠，哪个还。你们把钱收到不行功，到那时后悔迟，阎王叫你三更死，想活四更也难言。就有金银也拿不去，满堂儿女要丢完。你们要好好尊师，效法前人，快点行动，以后加倍还。”一句话，威胁加劝诱：“拿钱来！”

一个初进道的道徒，都要立愿“三施”：一曰财施，即出钱；

二曰法施，即出力；三曰无畏施，即舍身办道，服从指挥。立了“三施”后，就要经常缴纳各种费用。这些费用分两大类。即功德费和财施。

功德费是道徒必须交纳的。它有一定数目，由各地道首任意规定，逐级上交。包括：入道费，即入道时交纳的手续费，少则数元，多则一二十元；超拔费，又叫渡亡灵费。道首欺骗道徒说：“已死的亲属尚在地狱，必须超拔，才能升入天堂。”申请超拔亡灵的道徒必须交一笔超拔费；渡大仙费，这是欺骗富裕道徒超渡无名鬼魂成为大仙时交纳的费用。

财施又名行功费，是平时对道内应尽的某些义务所出的钱财，名目繁多，包括月助、供果费、了愿费、尽考费、开荒费、献心费、免冠费、印书费、求寿费等等，此外还采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训练班”的办法，搜刮道徒的腰包，要道徒们“牺牲财产净尽，为大义”。

沈阳广化坛，在1948年内，仅行功费就收入4.45亿多元，银元360多块。张天然在北京渡大仙，几天之内就收入钱财折合面粉达4000多袋。一贯道的骗财机构北平“中华善书局”，在日伪时期每天收入18条黄金以上。北京点传师刘景泰骗取道徒1.5万斤玉米。上海的潘华玲称为“渡仙大王”，有一次在上海渡了一个大仙竟骗取道徒20条黄金。1939年天津有个姓娄的道徒渡了一个“毛遂大仙”，竟花1万银元。有人说，一贯道办的是道，供的是佛，要的是钱，一点不错。难怪道首们那么热衷于遍地“开荒”了！

直接以帮徒作为榨取钱财的对象，这只是一条生财之道。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生财之道：旧社会有句流行的话，叫做“有势就有财”。对于帮会头子来说，徒多则势大，势大则财多。为何如此呢？因为民国时期的帮会，多从事不法营生，什么贩卖鸦片啦，拐卖人口啦，包赌包娼啦，划地为霸啦，没有一帮势力勾结起来就